

類 鈞 集

——反右派斗争杂文选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短 劍 集

——反右派斗争杂文选

內 容 提 要

这本杂文选集共54篇，是从最近报刊上发表的有关反右派斗争的杂文、随笔中选编而成的，言简意赅，对右派反动言行作了尖锐有力的批判。

编号：(湘)0708

短 劍 集——反右派斗争杂文选

編輯者：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
出版

(湖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1号)

长沙市信字公庄

印刷者：湖 南 印 刷 厂
长沙市蔡路中路

发行者：新 华 书 店 湖 南 分 店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

1957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张：3 5/8

1957年11月第5次印刷

字数：75,000

印数：30,201-37,2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29

定 价：(6)0.30元

目 錄

論歌德派(代序)	馬敘丁 (1)
“今天天气……”	徐 匯 (4)
社会主义这一关	甘 草 (7)
过五关斬六將	梁汝怀 (8)
●野心	謝覺哉 (11)
杂谈帽子	吳 松 (13)
右派隐形术	阮延順 (16)
右派謬論的后面	崔 蒙 (18)
一种右派人物的灵魂	姚文元 (21)
閑話“政客”	司馬兵 (23)
下台和上台	張 明 (25)
拉誰下馬	鍾 况 (26)
有这样“坐轎”的人	何 健 (27)
算賬	任 晦 (29)
也說算賬	常 海 (31)
“真偽有誰知”	东郭迪吉 (33)
奉劝魏猛克先生	何 平 (34)
脫褲子	飄 然 (36)

謊言和事實·····	艾明之 (38)
弦外之音·····	以 群 (40)
从“宋江”和“吳用”談起·····	子 西 (42)
假設·····	夏禹龍 (44)
“領導”和“人”·····	常 海 (46)
也談古人·····	余持平 (47)
論“哇啦哇啦”·····	岳 軍 (49)
立場問題是客觀存在的·····	唯 真 (53)
立場的考驗·····	黑 崖 (54)
“美國的慷慨”·····	董 代 (56)
也需要揭蓋子·····	唐 弢 (58)
关于“衛道者”·····	盧 文 (61)
談“但丁派”·····	王 城 (63)
清君側·····	江 流 (65)
談積極分子·····	何 平 (67)
續談積極分子·····	何 平 (68)
積極分子萬歲·····	天 馬 (70)
陳孝禪搞什麼鬼·····	何 平 (72)
“唯唯諾諾”和“獨立思考”·····	原 東 (75)
到底誰是“木腦瓜”？·····	孫殷旺 (77)
“墮性”和“獨立思考”·····	克 之 (80)
偷換概念，顛倒邏輯·····	朱 白 (81)

士的性格 凡 兵 (83)

“士为知己者死” 克 約 (85)

談“礼賢下士” 潤 海 (87)

“旧知識分子” 駱 漠 (88)

小論右派之“才” 原 冰 (90)

斥“惜才論” 張 起 (93)

談“鋼筋” 栗福炳 (94)

“脫胎換骨” 克 約 (96)

談“有职无权” 覺 哉 (98)

“有职无权”种种 公 揚 (100)

“緘口”之論 余持平 (103)

“庶人不議”与“庶人議” 陈旭麓 (105)

論“雅量”哲学 熙 文 (107)

談“一棍子打死” 飄 然 (109)

論歌德派(代序) 馬鉄丁

· 一 我們是歌德派

“你是歌功頌德的，你是歌德派”

一点也不錯，先生，你講得对，我們正是歌德派；我們是歌人民之功，頌人民之德；歌社会主义之功，頌社会主义之德的歌德派！

“歌德派”，你認為是惡諛，我們認為是美譽，你我之間的字典本来就缺乏共同的語言，如此不同的！

推翻了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的反动統治，难道你不高兴嗎？正在建設社会主义，难道你不高兴嗎？我們的工业发展，新中国的七年大大超过旧中国的一百年，难道你不高兴嗎？我們的粮食1949年产2千8百亿斤，1956年已經达到年产3千6百亿斤，难道你不高兴嗎？占全国人口的絕大多数的工农生活水平，也在不断地提高，难道你不高兴嗎？

你所不高兴的事情，我們可高兴得很！“情动于中而形于言，言之不足故嗟叹之，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，永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”（毛詩大序）。

為我們祖國的獨立，富強；為我們正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飞速前进，我們是要“言之不足故嗟叹之”的，是要“嗟叹之

“不足故永歌之”的，是要“永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”的。

莫非我們的欢乐，正是你的悲哀？我們的高兴，正是你的倒霉？我們的揚眉吐气，正是你在向隅而泣嗎？

先生，你不高兴，你难过，你夢想恢复失去的“天堂”，悉听尊便。

我們要歌，我們要頌，我們是歌社会主义之功，頌社会主义之德的歌德派！

二 那么，你是什么？

你譏諷我們是歌德派，那么，你是什么？据我看：你是和我們絕然不同的，以反歌德派为名，其实是另一种歌德派：——歌反人民之功，頌反人民之德；歌反社会主义之功，頌反社会主义之德。（这个“德”，是按照你的想法或說法說的，按我們来看呢？那叫缺德）

“現在許多人都說資本主义不好，事实上資本主义也还有活力。就因为有多党制度，有民主制度，有众議院和參議院，有在朝党和在野党。光緒皇帝为什么完蛋，就因为沒有民主。資本主义也有好的地方，也就是說有互相抑制，互相监督的作用。”

（章伯鈞語）

这是歌德派嗎？是歌德派，不过是歌資本主义之功，頌資本主义之德的歌德派罢了。

“資產階級分子已經沒有兩面性了，比工人还进步，用不着改造了”，“定息不是剝削”。（章乃器語）

这是歌德派嗎？是歌德派。不过是歌資產階級之功，頌資

产阶级之德的歌德派罢了。

自然，还有更加等而下之的，所谓“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，美国的巴掌比中国的响”，那就“歌”到肉麻的程度，也“颂”到肉麻的程度。

自然，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现代，明目张胆的歌反社会主义之功，颂反社会主义之德，究竟是不大可能的。因此，有时他们表面上也歌社会主义之功，颂社会主义之德，不过前者是真的，后者是假的。用假的掩护真的。等到喝了一点子雄黄酒，立刻原形毕露！

三 一个标准

两种歌德派——一个是歌社会主义之功，颂社会主义之德的歌德派。一个是歌反社会主义之功，颂反社会主义之德的歌德派——究竟谁服从谁呢？是非曲直，以什么作为判断的标准呢？

标准是有一个的，那就是：宪法，走社会主义道路，共产党领导，都是在宪法规定清清楚楚的。

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歌者、颂者，他们的一切违反宪法的言论和行动，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，还是早些收起为妙。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歌者、颂者。

至于歌社会主义之功，颂社会主义之德，那是人民的自由，人民的权利。全国人民中的任何人都是这个伟大歌德派的一个成员！

（原载“文艺报”）

“今天天气……” 徐 汇

不知道从哪一天起，有些报纸的编辑部对“今天天气……”的兴趣高涨起来了。有一阵，有的报纸几乎变成了“气象报”，不过，他们摆脱了“气象预报”的公式，换上了文雅的词句：“解冻”、“春寒”、“乍暖还寒时候”、“乍暖还寒晴复雨”、“春迟”、“春风不渡……”等等。一片阴冷，最高气温总在零度左右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的北半部，生活在同一个国家的同一个城市里，人们对气候的感觉怎么会这么不同呢？

原来这里说的，既不是“今天天气，哈哈哈……”之类的官话，也不是自然现象，而是政治气候。它表明：在社会大变动中，各个阶级、阶层和社会集团，对于政治气候各有不同的感受，这些人说“寒”，那些人说“暖”。

我们常常说到1949年。就是在这一年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彻底地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，“我们站起来了”，饥寒交迫的奴隶上升为国家的主人。我们总不会忘记那一年的5月26日吧？人民解放军进了上海，自由也就来到了上海。不论是外滩的银行，还是杨树浦的工厂；不论是土地，还是河流；不论是太平洋上吹来的暖风，还是昆仑山上飘来的白云；不论是东方的朝霞，还是皎洁的月光，这里的一切，我们祖国的一切，从此都归人民所有了。成千成万的先行者播下的幸福的种子结果了，1921年在这个光荣城市举起的红旗胜利了。这还不叫“解冻”？这还不叫春天？1949年的春天，这是我们人民的第

一个春天，我們这样感受，也有权这样说。

可是，偏偏有人不同意。甚至在过了八年之后，还在那里說：“春寒”、望“解冻”，好象春天根本没有来过。这中間的道理，想来也不太难懂，各个人的地位不同，“主人”下台，奴隶上台，怎么能够有共同的感受呢？要那些昔日的“主人”歌頌奴隶們的春天，那自然是幻想。

还有一些人，他們过去也沒有在台上，而是依附在旧的根基上生活的。到了1956年春天，这个根基被挖掉了。这对劳动人民來說，是社会主义的春天，对有些人來說，是冬天。对另一些人來說，却是“乍暖还寒”：“暖”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毕竟給了他一些好处，新社会看来并不可怕，甚至还有一些可爱，为新社会服务是值得的；“寒”的是这毕竟是个新社会，要為它服务就需要改造自己，自己还没有适应这种变化，总觉得新社会这也不习惯，那也不习惯，不如旧社会“温暖”。在这一寒一暖之間，今天向左边靠靠，明天又向右边靠靠，拿不定个主意，站不稳个立場。也就是徐仲年教授所贊揚的那么一种“动摇性”，在这一部分人中間，还是比较經常出現的。

刚刚过去的几个月，对于我們每一个人都是难忘的。我們参加了多少次會議和交談呵，多么热烈的會議，多么亲切的交談呵，党和人民的心靠得多么近呵！有一些对新社会有感情又不习惯的人，也受了感动，向党說了知心話，同党、同劳动人民更接近了。但是，也用不到隱瞞，在資产階級右派分子煽动起来的歪风邪气里，也有人迷失了方向。对政治气候的感受本来就有不同，暫时的、偶然的迷失了方向，对有些人來說，这本来也是难免的，有的人不知道要經過多少次的探索才找到正确的方向。所

以,出現这种情况,也不必奇怪。

由右派分子的挑战所激怒的中国人民,在党的领导下,发起了对右派的反击,那些曾經迷失了方向的人,有的人明白过来了,同右派分子划清了界限,但也还有一些人看不清局势,看不清现在除了共产党的整风运动,还有一个右派分子的反共运动,这是一种阶级斗争。他們又表示不安了,他們鼓起眼睛,望着天空:“今天天气……”

今天天气很好:右派分子祭起的乌云和妖风正在潰散。他們抵不住馬克思主义这一降妖的法宝。毛澤东同志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”的报告发表了,他象太阳一样,驅散了云霧,照亮了人民的眼睛,使人民有了武器,去战胜牛鬼蛇神。

一个人迷失方向,虽然不是好事,却可以变坏事为好事。只要他走到正确的方向来。有的时候,曾經迷失过方向又走到正路上来的人,反而成为后来的人們的引路人。而目前反右派的斗争正在紧张地展开着,这正是帮助那些迷失过方向的人寻找正确道路的时候,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坚定自己的政治方向的时候。这真是千金难买的大好时光,右派的英雄好汉們作我們的先生,教給我們許許多多在平时不易学到的东西,使我們懂得什么叫左派,什么叫右派,什么是香花,什么是毒草,什么是真的、美的、善的,什么是假的、丑的、惡的,使我們每一个人再一次看一看我們自己站的立場是否正确,懂得怎样才能把自己鍛煉成一个真正的、不帶括号的左派。

夏天是長庄稼的季节,也是毒草想着压倒庄稼的季节。是同劳动人民在一起,在党的领导下,向毒草作斗争,并且在斗争

中改造自己成为一个左派呢？还是站在相反的地位；帮助毒草盖过庄稼？还是走“袖手旁观”的所谓中间路线呢？这是我们应该想一想的问题。

我們常常說，要掌握自己的命运。只是望着天空，感叹“今天天气”变化太快，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呢？如果真的想着从迷途中走出来，那就要迈开第一步。

（原载“解放日报”）

社会主义这一关 甘 卓

近几天，右派分子的日子不大好过了，想逃避是逃不了的，在群众压力之下，他們被迫承認了一些反社会主义的丑恶勾当。上台发言，汗珠一陣一陣地淌，声調帶哽；下得台来，香烟一根接一根地抽，苦思应付之策。对于这些慣于飞揚跋扈、叱咤风云的头面人物說来，这个場面大概是初次領略。当然，这不容易，这是过关，过社会主义的“关”。

几年以前，毛主席就說过要过“三关”的问题。

“三关”，即战争关、土改关和社会主义关。

这“三关”，是我国十年来政治形势的最簡明的总结 and 預見。前兩关是民主革命，后一关是社会主义革命。三关俱过，才算得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派，所以这“三关”是对全国一切人們和民主党派考驗。

工人农民經过了这个严酷的考驗，够得上一百分。大多数知識分子呢？前两个关是比較好过的，反帝、反蔣、抗美援朝，好得很，举双手贊成；土改，也瓜葛不多，拥护。但社会主义这一

关，就不那么簡單了，从維持了几千年的經濟制度到人們的思想意識要来一个彻底的改变，虽未必如章乃器說的“剥皮抽筋”那么可怕，也确实要脱胎換骨。只有一副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好心腸是不够的，要下决心把自己来一个否定，在思想上、感情上、习惯上乃至立場上都作一次認真的改造，許多东西需要重新調整，重新习惯。跌跌撞撞，这一关多数人也許也能过得好。

問題是在一些資产階級右派人物，看起来这社会主义一关硬是过不去，虽然路是阳关道，关門又大开，却无認真过关的愿望。去年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如怒海奔騰，泥沙俱下，魚龙混杂，把抗拒社会主义的分子也夾在这浪潮之中混过关来，冒充是社会主义的新人。曾几何时，这些混世魔王就原形毕露了！

話又說回来，这些人物之所以过不了社会主义一关者，实在因为他们压根儿就沒有过好战争关和土改关之故也。解放战争正酣之际，章伯鈞却醉心于“南北朝”的迷夢，企图占山为王、做总司令，与中共爭天下。土改这一关呢？为地主伸冤者有之，罵农民过火者有之。試想想，不过好民主革命之关，岂能过好社会主义之关？拖着一身骯髒，怎能冒充新郎？

所以奉劝这些大人物，还是浪子回头、洗心革面，老老实实地来过社会主义这一关吧！

（原載“人民日报”）

过五关斬六將

梁汝怀

在一个會議上，听到一位領導同志把知識分子在反右派斗争中的思想改造、确立社会主义立場，喻之謂过五关斬六將。語

短心長，給我們很多启发。

在近三、四十年的历史中，中国知識分子确实经历了过好几关：经过了好几次革命战争的关；也经过了土地改革运动的关。那些关的把关大將，都是些十分厉害的敌人：有帝国主义，封建地主阶级，有官僚资产阶级。这些敌人，既横在关前，也藏在人們的思想意識里，所以知識分子过这些关，并不全象当年关云長那样容易。

在这些关口上，他們有許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跃馬橫刀，既斬了守將，也扫清自己思想意識里的障碍，尽管经历險阻，总算闖过来，改造了自己。有的先是趑趄不前，誠惶誠恐，到得关口，或則夾雜在千軍万馬中輕易地混过了关，或則又退了回去，始終未能过来。有的在敌人面前或在自己的頑强的思想意識前招架不过，就下馬請降，在过去那些把关大將帳下当一名俘虏。也有根本就是安于躲在那些关主帳下，不肯过关的。人民力量摧毁了那些关主，但是这些人都仍然心在“故国”。

回首前尘，每个人都会有一段辛酸的或者是甜甜的記憶。这是甘苦自知，別是一般滋味在心头的。

而今，来到第五关的关口上了。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关。

这一关比起前四关，說好过也好过，說难过也难过。

說好过者，有了前几次过关的经历，手里也就增加了战胜敌人、認識自己的武器，渾身也就勇气陡增；何况在身后的，是更加壯大的党和工人阶级，給你最好的条件，最大的支持。然而，难过者，把这一关的第六將更加刁钻，原来他非別人，正是一切非社会主义或者反社会主义的旧思想、旧意識。

有人也許哈哈大笑說：我道是誰？原来就是它！在思想改造

运动中，我已斬了此將也。

我說：且慢，將軍之言差矣。当年的思想改造运动，对許多知識分子說，只是初步解决了为人民服务的立場問題，辨清了与三大敌人思想界限的大是大非。辨别那个大是大非是十分需要的，从这次反右派斗争中看，不是也有許多人至今連这个大是大非也沒鬧清楚嗎？但是，万里長征，过了一关还有一关。如今到得社会主义关前，客观上是时代和社会对知識分子的要求更严格，主观上是个人思想意識上的旧包袱至此也可以丟得更多。这就需要解决根本的思想立場問題，明辨另一个大是非。这就是：走社会主义道路，还是走資本主义道路？拥护共产党领导，还是不要共产党领导？拥护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，还是迷恋資本主义的虛偽的“民主自由”？主張團結全国人民，还是主張分裂人民？要巩固人民民主專政，还是要搞資產階級專政？要社会主义的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團結，还是要同帝国主义勾藤搭絳？弄清了这个大是非，比起前几年的思想改造运动，就能更迈进一大步。改变了根本立場，从此步步都能走上阳关大道了。

当年关云長过第五关黄河渡口，守將秦琪也算得一員大將，然而“二馬相交，只一合，关公刀起，秦琪头落”。就此渡了黄河。而現在橫在知識分子面前的这一將呢？因为它正象变成雌螻虫儿钻进罗刹女肚子里的孙行者，是藏在每个人头脑内部、灵魂深处的，就不那么好斬。因为中国的知識分子，几十年来生聚教訓，都是在資產階級的空气里，对資產階級的思想、意識、感情，是如此多情，一拍即合；对社会主义思想、意識、感情，却总是有些陌生，格格不入。对許多知識分子說，在口头上拥护社会主义容易，在思想立場上符合社会主义就难；在道理上懂得社会主义容易，

在意識、感情上改造成社会主义的，就非一朝一夕之功。为什么有些共产党员会墮入右派泥潭，根本原因之一，就是他始終沒有跟党一条心，思想上始終並沒有入党。他可以跟着党通过以前几关，而在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面前，就通不过了。

因此，斬这第六將，首先得有同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意識感情拚个“你死我活”脫胎換骨的决心。这就需要絕大的勇气。勇气出之于对丑惡、腐朽的旧思想、旧意識的憎恨，洗面革心，大彻大悟。能不能坚决斬掉自己头腦內部、灵魂深处的敌人，也就是說能不能做到新的大义灭亲，这是每个知識分子（包括笔者本人在內）在这次反右派斗争里必須回答的問題。

（原載“人民日報”）

野 心

謝覺哉

做社会主义之官，吃社会主义之飯，讀社会主义之書和報，看到并亲自體驗到社会主义建設之輝煌成就，時間經過了八年，而一点无动于衷，不仅无动于衷，且要陰謀反噬，不是“別具野心”的人，不可能有这等本事。

有的右派分子說：他們之所以这样，是出身剝削階級；受过英美資本主义教育；加上沒有好好学习，以致反动立場仍然存在。不錯，右派分子的反动立場是根深蒂固的。但不少有反动立場的人，已得到了改造；未完全改造过的人也多数是“頑而不固”；就是頑固的人也不都鬧事。右派分子不这样，他們不是只有坚定的反动立場，而且有要擴張其反动立場的个人野心。

野心者不可告人之心也，其实他們也已經明白地告訴人了。